

冬天的诗行(外一首)

□杨明军

冬天的抒情

寒风的长笛强劲悠远
震落的雪花让大地铺满碎银
视野中起舞的百兽
在洁白的锦缎上编织着童话

一缕缕炊烟摇曳着未眠的心曲
一声声鸟鸣弹拨着如歌的行板
一棵棵大树在严寒中傲然挺立
一片片落叶在雪被下酝酿春天

冥濛中那可是孙康映雪苦读
那可是吴敬梓暴走取暖
还有不知哪个朝代的才子佳人
依依惜别的情愫早已滴泪成冰

季节的轮回循环往复
冰天雪地盖不住动人的传说
太平盛世
延续着千秋万代的美好愿景
五谷丰登
总是将福祉张贴在温暖的炉边

震 鱼

□王先锋

如烟往事

铜陵市义安区老洲乡是我的家乡，四面环水。1958年，老洲乡被国务院授予“全国文化之乡”光荣称号。

记得我10岁那年隆冬的一天清早，北风吹得人骨头都凉。没走几步，表哥贤胜胡子便挂上了白霜。这么冷的天，表哥便是拉着我，要去邻村小河震鱼。

邻村外围有一条小河，特别让我留恋。每年一到夏天，表哥总是带着我，到小河里捕鱼、钓鱼。下网、甩钩，欢蹦乱跳的鲤鱼、鲫鱼没少抓，真带劲。可隆冬震鱼，对我来说，倒是大姑娘坐花轿——头一回。

表哥拿着鱼叉，扛着钁子，给我一个竹篮。“用不着下水吧？这么冷的天！”我笑着问表哥，既紧张又兴奋。表哥神秘地笑笑：“你真是老外，到地方就晓得了。”

到了小河边，只见河面已经封冰了。此时，已有好几个毛头小子在冰上走动了。

表哥刚一踏上冰面，就听“咔嚓”的一声，薄冰立刻炸出几个裂纹，我倒吸一口冷气，不敢上去。“胆小鬼！跟着我，没事的！”表哥指着脚下，对我说：“春天的冰是竖茬，再厚，也容易破碎。隆冬的冰是横茬，虽薄，但能托住人。记住这点……”我一边“哦哦”地答应着，一边蹑手蹑脚地走上冰面。那冰顶多有二厘米厚，冰下的水草、小鱼看得一清二楚。脚下不时发出“咔嚓”的响声，我真担心一脚不慎，便冰破落水。“别停下，稳住神！”表哥一边震鱼，一边指着我家。

原来，震鱼挺简单的。这小河，水不过2米深，常年不走船，鱼在春、夏、秋三季悠闲惯了。今天我们突然在冰上一震，自然吓得乱窜。有的鱼就钻进泥里，吐出一串气泡。气泡升到冰下，冰薄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此时，只要把冰打碎，用鱼叉猛地一刺，凭手感，就晓得是否刺中了鱼。

“气泡！”突然，我发现一串气泡正在贴近冰面。表哥砸碎了冰，递过鱼叉，鼓励我说：“你试一下，准行！”我战战兢兢地用鱼叉顺着冰窟窿猛一使劲，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手感不手感。啊！鲫鱼。原来是一尾半斤多重的冬鲫。

旧时，铜陵县（今铜陵市义安区）境内江河湖塘中皆盛产鲫鱼，素来为铜陵县大宗鱼类之一。四季皆有产出上市，俗以立冬后食之为最佳时期，故有“冬鲫夏鲤”之说。其中，尤以大通所产的鲫鱼，肉质肥嫩，鲜香气味美，世称珍品，谓之“香鲫”。据清乾隆《铜陵县志》记载：“香鲫出澜溪镇（铜陵市郊区大通镇之古称），市价倍于他鲫，白鳞软骨，质小味美。”

我也会震鱼了，开心极了。

太阳升起来了。冬天的太阳，映得人脸红红的，照得冰面亮晶晶

冬天的味道

□胡美云

和冬天有关的诗，最是喜欢两首，一首是白居易的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另一首依然是白居易的，“杲杲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。”这样的诗句，不过是轻轻一念，便是满满的冬天的味道：有暖阳，有烟火，有闲适，有诗意，还有许多来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与安宁。

然后，会很自然地就想起记忆里故乡的冬天，和那些熟悉的冬天的味道。

会有清清冽冽的东风，在三餐的点上把应时而起的炊烟轻轻地带到近处或者远去的空气里，冬天的天空多少是有些暗淡与清冷的，因为那些炊烟，便又多了一些生动。也有一些并不着急离去的炊烟，它们从烟囱里飘出来，偷偷地停在了屋顶上，然后潇潇洒洒地游走在结着霜冻的青瓦片上，带着点调皮，带着一些散漫，一点一点地晕开在青的瓦片上，慢慢地朝四方隐匿而去。

几时的冬天，小火炉是饭桌上的常客，在滴水成冰、大雪纷飞的冬日里，能够吃到热菜，小火炉是大功臣。一张八仙桌，几个方正的小木凳，一家人围坐在桌边，炉子上是一锅白菜粉丝滚豆腐，炉子里是烧得旺旺的炭火，锅里的清汤嘟嘟嘟的冒着泡，就有暖暖的雾气向四周奔腾着，急急地扑到围炉而坐的人脸上，那暖和又添了几分，那冬的浓郁的暖又增了几分。更不用说若是三两好友小聚，炉火暖，举杯等雪至，该有多惬意了。

冬天里，晒太阳也是件极自在的事情。“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”。阳光能让身体得到安暖，是冬日里一种极美好的享受。几时在家，冬日里最喜欢的



过了腊八就是年

□鲍安顺

民间有民谣：“小孩儿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；腊八粥，喝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；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冻豆腐；二十六，去买肉；二十七，宰公鸡；二十八，把面发；二十九，蒸馒头；三十晚上熬一宿，大年初一拜年。”

那“过了腊八便是年”，是北方地区的说法，而南方地区是以“拜灶神之后才是年”为主，与民谣里唱到的二十三接近，那腊月二十三和二十四，就是拜灶神节，之后节日不断，天天过年。其实无论南方北方，如今两种说法都有，不分高低。那腊八节、祀灶日，都是腊月传统节日，它们的传承与延续，都是意在弘扬年俗文化，民族传统。

腊八就是年，在古书记载，先秦就有“腊祭”，传说从上古帝王神农氏，尧帝开始，每年在十二月底进行“腊祭”，以报答农神护佑，祈求来年丰收。先秦时期“腊祭”，一般在冬至后第三个戌日，汉代固定在腊月初八。《风俗通》里记载：“腊者，猎也。因猎取兽祭先祖，或者腊接也，新故交接，狎猎大祭以报功也。”举行祭祀时，古人要备上好酒好菜，场面隆重，不亚于过年，这也许正是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的最初说法。那“腊祭”，在腊八节，其腊字含义有三：一曰“腊者，接也”，寓意新旧交替，辞旧迎新；二曰“腊者同猎”，指田猎获取禽兽祭祀祖神，为庆典之日；三曰“腊者，逐疫迎春”，就是说从腊八开始，都是好日子，辟邪驱疫，迎接新春到来。那腊八与腊，完全是一派节日景象，有着年的喜悦。

小时候到了腊八，便感觉有年的滋味，我们常唱“小孩小孩你别哭，过了腊八就杀猪；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那顺口溜中的杀猪，可是贫困年代最热闹的年味儿，我感觉年就是从杀猪开始的，愈加浓烈起来。年猪杀得差不多了，看着大人们置办年货时，我们又唱道“糖果祭灶，新年来到。姑娘要花，小子要炮。老头儿要顶新毡帽儿，老婆儿要买裹脚条儿。”那唱词里的年货很简单，其实每年到了腊八，家家最主要的事情，就是备年货，有鸡鸭鱼肉，腊肉腊鱼腊干菜，还有冬米糖、炸锅巴、做年糕、新衣裳、春联、爆竹等等，不胜枚举，五花八门。有的人家还做黄澄澄的黏豆包，那主妇做着还唱道：“腊月八，蒸豆包，热气冒，香味飘。”

腊八节，是相当重要的节日，相传腊八是佛祖释迦牟尼成道之日，又称“法宝节”“佛成道节”“成道会”等；这一天，各寺院煮粥敬佛，后传到民间，人们也煮食腊八粥，又称“七宝五

初铜冠

廉韵铜冠 淬炼成金

两袖清风

胡中亮 作

何亮 作

冬日故乡行

□伍涛

时令已是冬季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我们一家人决定来趟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回老家看看！当天下午即启程出发，近5点到了枞阳县义津镇吴尚庄。夕阳西下，天已渐黑。姨夫姨妈知道我们要回来，十分开心，在厨房忙着准备晚餐。

开饭时间尚早，我和表哥出门去村子里闲逛。一眼望去，村子里的老屋，还有一栋栋小楼房，许多都是铁将军把门。年轻人大多去外地打工，或者去乡镇、县城陪读，留守在家的是妇女、儿童和老人。虽然乡村的水泥路几乎修到每户人家的门前，一路走来，只遇到两个熟人打招呼；偶尔也有小土狗对我们狂吠不已，不知是惊恐，还是欢迎，正是它们的叫声，给暮色中寂静的村庄增添了一点活力。许多树木都枯黄了，只有樟树与桂花树叶子依旧绿意盎然，或许是暖冬的缘故，桂花树开了花，挂满枝头香气逼人。

我们漫步到汴沱水库，水库周围的稻田已收割了，只留下枯萎的稻茬，水库塘埂的道路两旁都是半人深的荒草，还有一些光秃秃的杂树，水库中，还残存一点瘦水，给人一种萧瑟的感觉。堤坝上这条路是周围几个村庄去镇上必经的道路，原本相对宽阔的道路现在被野草侵占，蜕变成羊肠小道了。因为长时间没人走，渐渐地被野草占领，有几分“远芳侵古道，晴翠接荒城”的荒凉。

坐在水库边的桥栏上，眺望四周的原野，桥下有一块小田，曾经是姨夫家的菜地，现在也已荒废，但他们劳作的的身影，悄然出现脑海；桥下的小河沟也干涸了，那曾是我童年在此翻石头、找螃蟹的地方……表哥与我细述：吴尚庄最多时大约110人，目前尚在居住的不超过20人，而且大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，其他村庄大抵如此。

天很快就黑了，我们在夜色中回到姨夫姨妈家。两位老人已准备了丰盛的菜肴，我们边吃边聊，畅谈陈年往事。饭后，本打算去镇上的旅馆休息。姨夫姨妈早已铺好了床铺，我们也不好违背老人们的心愿，就留在家住宿。因习惯晚睡，我和表哥又推门出去走走。我惊喜地发现村中道路每隔30米就有一盏太阳能路灯，顺着蜿蜒的乡村小路，照亮了整个乡村。我以为只有吴尚庄有，顺着小路走了大约1千米来到邻村，也有类似的路灯，不由得惊叹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。

继续往前走，要经过一个小山岗，路灯两旁都是幽黑的树林。也许是冬天，既没有虫鸣，也无鸟叫，更无狗吠，村庄的夜晚显得异常宁静，估计狗儿也睡了，它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寂寞，乡间小路上，只有我与表哥清冷的身影。我不时抬头仰望星空，繁星点点，仿佛又把带我回到儿时的夜晚。那时我盼望着长大，渴望着离开家乡去远方，总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不知今夜的星星是否还记得过去的少年与现在的我。

次日上午，我去熟悉的朋友与亲人那里拜访了一下，拉拉家常，午饭后就悄然返程。在途中，我暗下决心，以后有机会多回老家看看，因为那里有我的童年，还有如烟似雾的乡愁，它将会羁绊我一生……